

于波 著

狼人

人性的回归
兽性的进化
人格的分裂
野性的呼唤
道德的感召

LANGREN



济南出版社

7247.5

1034

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藏

137429

狼 人

于波 著

济南出版社



京电力大 00063534

狼 人

于 波 著

*

济南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济南市经二路182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莒南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开 8.75印张 18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72—172—6/1·24

定价：平：3.80元
精：6.20元

内 容 提 要

相传，在南疆的原始森林中，发生过一个荒诞的故事：一只怪物，被雷劈作两半，一半逃回森林成了狼，另一半站立起来变为人。从此，双方都急着要找回自己那一半。于是，狼便有了人性，人便有了兽性。

本书所描写的就是这样的人与狼。是怎样相生相克而又生生不息地继续祖先的追求和演化的。一个称作“黑狼”的人和—一个名为“飞雪”的狼，在各自的同类中进行险恶的杀戮以及销魂的爱，使故事发展得神秘而又富于传奇色彩。人与兽之间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终于在一场雷一般惊心动魄的爆炸前后，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作者不拘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框架，力求体现自己的创作个性，以强烈的童话意识，生动的描述和曲折的情节，告诉你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揭示了一个近乎离经叛道的人生哲理。

大野苍然。晚，轻吟一首悠长的赞美诗从
久远的地方来，赶来，十分虔诚地拉开蒙的纱
幔。高悬天幕降的星斗使宛如众多的光影如静
谧地闪烁在神秘的约瑟古森林上。一事无成，
恰如锋利的白木刀，缓缓地从颤动的大森林腹部
划过去。(于是)大森林使痛苦而又快乐地呻吟
着，让一只浩白的精灵从血一般颤动的树液中
惊，白颤地闪现出来……

序

王愿坚

近年来，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又有了新的进展，题材多样，视角新鲜，时有佳作出现。我看，于波同志的长篇小说《狼人》就是一部颇有艺术特色和新鲜感的作品。

文学，有一个重要的艺术要求，就是它的不可重复性。这个要求看来似乎挺简单，然而，刻意求新，力求自己笔下描绘的和别人已经写下的有所不同，让读者读来觉得新颖、独特、耳目一新，却是很难很难的。

令人高兴的是，《狼人》的作者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了个迎难而上目标，努力从人所共知的大的战争生活范畴里，去发现那些独属于自己的东西，紧紧抓住特殊、表现特殊、去获得作品的新鲜感，而且，作者并没有在题材、形象和表现手法上某些新意上停留，进而以新求深，进一步追求新鲜后面蕴含着的深邃、深刻与深情。应该说，作者的一番苦心没有虚掷和浪费。他所追求的艺术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实现了。

打开本书，迎面而来的便是一幅郁郁葱葱南疆约哈古森林的画圈。或许我涉猎得不够广，我觉得这幅画描绘得准

确、独特而又传神，是近年文学作品中景物描写上少有的好笔墨。它单独看，是极好的散文；在书中，是弥漫全书的环境氛围。在这极见功力的环境里，一下子跃进了一支狼群。这又是新颖之笔。作者以拟人的手法写狼群，写狼王，写那个赋予了名字为雅尼的狼后，入情入理，活灵活现。这一笔强化了景物的特色，增加了森林的恐怖与神秘，又推进了情节，为全书生活内涵的深化莫下了基础。正是在这荒僻的森林之中，在这原始的世界里，一场人与人，人与兽，人性与兽性的剝葛、争斗展开了……

在这里，我故意略去了对全书情节与人物的艺术分析和评点，以免干扰了读者寻幽探微的兴趣，倒想着重谈谈这部书何以寻得了新颖独特，怎样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也就是说，《狼人》创作上的若干艺术特色。

《狼人》的新鲜感，是作者刻意求新的追求，然而，这一艺术特色却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的熟谙，有赖于熟悉生活基础上所获得的独特的角度。革命战争仿佛是一块璀灿的宝石，它有许许多多的侧面，你从哪里看过去，都能看到奇光异彩。另一方面，创作者又各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追求。这两个多面性都考验着作者：到底你从哪里看进去，能拥抱你独有的新与美？青年作家于波到过南疆战地。他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里寻寻觅觅，推开了常见的枪声炮响、火色硝烟，在蛮荒的森林里看到一道人性与兽性分野。于是眼睛得到了新颖的视角，角度帮助了眼睛；作者获得了自己独到的艺术发现。

让一只两脚的“兽”进入大写的“人”群之中，让夹着兽性的人与带着人味的狼共处一个森林，这样的艺术构思正

是从新的视角透视战争的结果。它不但从这里搭起了全书的构架，更从这里较深地窥视了生活的内蕴，得到了创作的灵感。比方狼群的出现，仿佛是作者随手搭上的一条线，由于它与人群并列，与人的生活平行，与人性相映衬，便有力地加强了生活气氛，成了深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独特的角度看进和写进战争深处，自然笔尖就指向了人的命运与心灵。让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在人的心灵里打响，这就成了《狼人》的另一艺术特色。文学，是把社会生活、把人的心灵指给人看的一桩事情。作者显然了解并尊重着这一规律，他的笔从未离开过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努力把人物的心扉敞开，尽可能清晰地把深层的内心展现出来。在书中，人的情感写得比较透，战友情、父女情、男女之间的爱情，凡是笔触所到，都亲切感人，这无疑是本书的一个成功之处。然而，细读全书，就可以分明看到，作者似乎并不仅以写出了人的情感为满足，而是有更深一层的追求。我认为，作者在追求一种人性的深度。卫国军人，即便在与敌人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心灵中也到处洋溢着崇高的人性美。书中的主人公、团长张永忱的形象中就充溢这种美。他那么深情地怀念着援越抗美战争中共同战斗过的越南战友，他那么真挚地疼爱自己的失去母亲的女儿。张永忱解救母狼的情节，看似离奇，却是传神的精采之笔。正是这种革命的人性光辉，把一场人性与兽性的较量 and 争斗照耀得更加多彩多姿，令人心惊目眩，从而使军人的崇高品格与人性美得以弘扬和升华。

传奇色彩的浓郁和绚烂，是《狼人》的又一特色。本来，战争就具有一种传奇性，在艺术创造中实在没有必要排斥它，《狼人》的作者从生活出发，从自己的取材角度出

发，从人物出发，重视了这一点，既注意悬念的运用，使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又略略予以夸张，揉进若干现代主义文学手法，增加了叙事的奇特感和神秘感。这就加强了小说的可读性。雅俗共赏，对为人民服务的文学艺术而言永远不是一个贬词，甚至，永远应该是一个用心用力才能达到的艺术目标和尺度。

说到这里，作为一篇序言应该是停笔的时候了，然而，欲罢不能；有几句话还想赘在后面，那就是从《狼人》这部书里，我欣喜地看到了作者，看到了作者的感情态度。于波是一位军人，他爱这支可爱的军队，爱这些可爱的军人。对于这些为了亿万母亲和孩子的幸福与安宁而挺胸面对豺狼的军人，作者寄予了深深的爱情，于是，笔下才流溢出如此浓郁的军人的人性美。他痛恨那些披着人皮的狼，憎恶无耻的兽性，于是纸上便浮泛起波翻浪涌的人性与兽性的斗争。真挚而又热烈的爱情，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和灵魂，这，也许是《狼人》更为重要的艺术经验。

1989.10.27 于北京



作者简介

于波 男，一九五〇年三月生于黑龙江宾县，一九六九年入伍，一九八〇年三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一九八六年七月毕业于湖北大学，一九八七年三月就学于鲁迅文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任山东省作家协会理事。一九六九年初发表文艺作品，一九七八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现任济南军区空军创作组长，中校军衔，至今在军内外报刊发表作品近一百万字。

祖先茹毛饮血，是一个非人非兽的怪物。这怪物呵的气淌的泪流的汗洒的血打的喷嚏放的屁融汇成铅色的云。越积越厚重的云块终于爆发出星球状的落地雷，将怪物活生生劈作两半。一半嚎叫着爬入蛮荒的大野变成了狼；另一半蹒跚着走向黄色的文明变成了人……

——题记·一个古老的传说

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们这个命途多舛的星球，在二千零一十九颗军用卫星的围绕中，又迎来残酷的所幸还是局部的战争升级。

在印度支那，一座陈旧的坚固的法国式前线指挥所里，越南国防部长温希荣眼盯着沙盘上逼真的地貌，听站在对面的空军司令陶挺礼说：“××日，我准备从这里多批次多层次地进袭，给驻守在此的中国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温希荣的目光落在陶挺礼手指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杳无人迹的约哈古大森林，恰好是飞机超低空进袭的理想航线。他一边听

着这位精明能干的空军司令的分析，一边微微点头。不错，这个由中国人培训出来的当年第一批越南飞行学员中的佼佼者，对那边的情形至今还了如指掌呢。

就在这时，从他们的身后传来一声十分悦耳的女中音：“啵——将军们，那里可是十分危险的百慕大三角！”

什么？在座的将领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紧盯住这位C国的女记者。只见她弱若迷茫的长空伸出纤细而白晰的手指，划了一条相当优美的弧线。“看见了啵？看不见。如果诸位象我国的反导弹报警卫星一样，有着神奇的红外线电子眼，那么就会发现约哈古森林的真正可怕的含义……”

1 约哈古，在倭尼人语系中，自古以来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直译过来就是：恐怖！

七十年代初，南疆那些重峦叠翠的大山里并没有几条象样的栈道。在约哈古森林中，更是弥漫着原始的蒙昧和野蛮的土腥气。初春的一天凌晨，一队直升飞机自北向南掠过茫茫云海，在森林腹地兜了个圈子又抄回来，人不知鬼不觉地钻出云层。越飞越低几乎擦着林海的边缘。机群在一片看上去林木较为稀疏的地方悬停了。舱门打开，从云雾中垂吊下荡荡悠悠的软梯。领先下来的，是一位全副武装的十分魁梧粗犷的汉子。他的目光忧郁而坚定，棱角分明的面颊泛着铁青色，一看就知道是个络腮胡子。他斜背着大砍刀，从容落地接近了一棵非常高的榕树。由于在飞机上能见度太差，这时候他才透过云雾发现，此地的林木并不稀疏，离理想的驻地还有一段路途呢。尽管如此，他还是下来了。为什么不下来呢？从这里进驻约哈古不是更有意义嘛！

现在，这汉子站在榕树粗大的枝桠上东张西望，不由得脱口发出一声感叹：好家伙！只见无数绿色的生命竞相生长，你缠着我，我牵着你，连结成一张多层次的神秘而恐怖的无比巨大的网。这时候，他还不大清楚自己已经置身于什么样的绿色宝库之中。在神奇的约哈古森林，除了随时可见的云南松、黄杉、冷杉和榕树外，还有观光木、厚壳桂、红栲和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老植物水杉与树蕨，以及红椿、紫檀、楠木、铁力木、龙脑香、相思等稀有的珍贵树种；数不清的密花豆藤、花皮胶藤、扁担藤等藤本植物盘根错节，纵横驰骋；天南星、石斛、芭蕉等附生在离地几米高的朽木上，乱纷纷的争艳吐翠；灌木层的柏拉木、狗骨子、紫金牛等与乔木们拥挤在一起，都想钻过头上的枝叶去夺取阳光；草木层的野香蕉、巴戟天、桫欏、观音座莲等珍稀植物和药材更比比皆是。在灌木和草丛中，还隐藏着山獐、竹鸡、穿山甲等兽类，虎豹狼虫更使这森林增添了神秘恐怖的气氛。这浩瀚的热带雨林，立体结构竟可以达到六七个层次。在这里，万物都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尤其是那些巨蟒一般的寄生藤，一旦攀上树去，不论这棵树有多高多壮，它也照样能紧紧缠上去直至树冠，最终将母树吸枯并且无情地绞杀掉。于是，这棵大树就会轰然倒下。枯朽的植物腐烂气味与森林中的新鲜空气，混融成热带丛林所特有的气息。在争夺阳光、水分、空间和其它生存条件的过程中，凡有生命的都在相互适应又相互竞争，不断地噬杀，不断地繁衍。你可以想见，这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每天要发生多少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故事。如果你被命运抛到此地，等待你的将会是什么呢？亚热带密林会给你一片黑森森的前途，那缠头绊

脚的藤萝会用层层大网拦住路，叫你插翅难飞。如果你想抬头去望一束阳光或几点星斗，那么，映入眼帘的也许会是一只花斑豹的大脑袋，也许会是把身躯弯成巨弓的大蟒；如果你饥肠辘辘地找到一棵野果子树，正要伸出双手去采食，那么，也许这树下正趴着一头贪吃的大熊；如果你忍着干渴觅着一泓小溪，正要与身旁不远的一只傻鹿子一起俯下身子去痛饮一番，那么，你可要小心，在你附近说不定就隐藏着一只狼！

约哈古森林哟，谁知道你潜伏着多少杀机！

从软梯上先滑下来的汉子，已经快要接近陆地了。然而，梯子的长度不够了。他只得将身子轻径荡起，伸手去抓面前一根胳膊粗细的花皮胶藤。突然间，那青藤无声地扭动起来，惊得他大喊一声：“有情况！”紧接着手起刀落，“噢！”一条蟒蛇在朦胧中被拦腰斩断，腥红的冷血溅了他一脸……原来，大蟒蛇是巧妙地缠绕在这株花皮胶藤上的。这胶藤将近百十米长，最粗的部位竟有四十厘米左右，它从地面十几米高的地方分枝，犹如两条粗壮的胳膊互相交错伸长，攀上大树又巨蛇一般垂下来，在一片灌木丛中游哉悠哉地滑行十几米，又突然一跃窜上另一棵大树。他顺着粗藤滑下来后，提着大砍刀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很静，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迎在面前的，是一株很奇特的树，它的干很直，高不过四米，茎顶生长着放射状叶簇，叶片呈羽状分开，形态奇丽而刚健。很长时间以后，他才知道这就是曾与恐龙为伍的桫欏木，又名树蕨，是木本蕨类植物，名列国家八种一类保护植物之首。嘿！扑入视野的一切都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和恐怖的感觉，这汉子真的有些陶醉了。他就喜欢强烈的

刺激和有险情的环境。他挥动手中的大砍刀，带领着从飞机上下来的战士们，在新的世界里勇敢地开拓前进……

时光荏苒，几度暑去寒来，芙蓉城中的爆竹烟花岁岁映红了星空；孔雀坝上的象脚鼓敲得听收音机的人脚发痒。然而，约哈占森林却依然故我，在原始的状态中久久沉睡。死寂里时而传出一声豹吼，几处狼嚎……那汉子和他的先遣队犹如鱼入苍海，再也不见他的踪迹。局外人猜不透在云雾中来来往往的直升飞机和栈道上艰难行进的军车要去干什么。C国间谍卫星上的电子眼，理发似的把整个地球梳理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发现在中国南疆的版图上，针尖大小影影绰绰的似乎有雷达天线隐没在茫茫林海之中。那是警——13雷达？警——14雷达？或者是……哦，这里竟有一支导弹部队在默默地潜伏着。然而，这钢铁的阵营到底有多大规模？拥有何等射程与威力的导弹？在战争中会起多大作用？这，还是个谜。

突然有一天，嘀嘀答答的无线电波越过万里长空，传入莽莽苍苍的黑森林。

当年那个腰斩蟒蛇的汉子，这时候正站在一栋筑造得十分坚固的导弹指挥所顶楼上，捏着他的大烟斗，望着这林中用大刀和电锯开辟出来的一片蓝天，久久地凝思遐想。他那烟斗真是大而出奇，它是用柔韧而结实的紫藤作的，扭曲着尺把长的身子，高扬起小孩拳头般大的头，头上箍着宽宽的一道红铜片，缭绕着时断时续的青烟，活象一条蛇在噬噬吐信。

他在想什么？

他还能想什么呢！这个历经磨难的导弹团长，此刻所想

象的是一个相当有诗情的意境：在丛莽簇拥的导弹阵地上，矗立着一枚枚威武严峻的对空导弹，仿佛长剑一般指向万里蓝天。终于有一天，全团指战员都进入了日思夜想的时刻。天低了，地窄了，指挥所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不断变幻的荧光屏上……一营准备好了，二营准备好了，三营准备好了……六个导弹营都准备好了。“发射！”他情不自禁地脱口吼了一声，仿佛已经看到棕红色的烟雾从导弹下窜出。呵！好一片酣畅的烟波火浪，犹如一座座火山骤然喷发。每一枚颜色与林海本色相似的导弹，将深绿的漆了两道白箍的巨大身躯冉冉升起。于是，大地上的火浪便渐渐沉息下去。托着弹体上升的是岩浆一般的赤白变幻的翻火和排山倒海似的呼啸。导弹以一种十分动人的雄姿和吟咏，越来越快地向高空飞去，喷出的高速气流和炽热的光焰，在云端留下一串渐渐远去的爆音，留下一条缝合长天的淡褐色烟迹……

这些年，他和他的勇士们，在这里辛苦劳作，为开基立业洒汗流血。他们冒的那些险，吃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统帅部如今来电询问：准备好了吗？嗨，怎么回答好呢？难道说，还有什么没准备好的吗？进山的道路早已开通，全团的官兵枕戈待旦，六个营经络相连的阵地早已筑就，哪一个阵地上没有一个基数的导弹，哪一发导弹不犹如利箭上弦！大榕树上有悬空建起的卫生所，各种战时所需的药品和设备也都齐全了，就连驯养野生动物的栏圈也建造得结结实实，里面有野鹿，有麂子，有竹鸡，也有兔子……瞧瞧吧，还有什么没准备好的？

这汉子沉思良久，转过身扫视一眼身旁的作战参谋和负责有线联络、无线联络、标图的战士，又拿起电话呼唤他的

各营阵地，得到的都是颇有信心的回答。然而，不知为什么，他的神色忧郁，心情似乎很沉重。

2 素以中国通自居的越南空军司令陶挺礼，却在他的作战方案前愁掉了不少头发。他就不信，他妈的这个中国边境的约哈古森林中真的藏龙卧虎，潜伏重兵？诚然，时过境迁，当年他在那一带试飞时的所见所闻已不足取，可是，那个瘴气四起、野兽横行的鬼地方，人怎么能长居久留？事实呢，又叫你不得不信，C国女记者的提醒来自正在运行着的反导弹报警卫星（这种性能独特而又高度灵敏的科学造物，目前全世界也只有十颗）；机要员又明明白白地送来了证实那片森林中确有导弹部队的侦察材料。

——团长张永忱，现年47岁，1964年秋，曾在克夫机场培训我方飞行员。其时，他的妻子在国内病逝，遗下一女婴……

陶挺礼沉思半晌，一巴掌拍在自己光秃的前额上：是他！这个精通多种导弹的本事过人的军事教官，当年还多亏了他手把手传授如何在机翼下挂弹并且升空作战呢！想起他来，眼前就仿佛活生生站出一条东北大汉，那简直就是一块生铁铸成的。然而，这个硬汉子的身上却也不乏慈心柔肠。在克夫机场，他不是有过一段风流轶事吗？

陶挺礼的脸上，莫名其妙的一阵微微发红。他拿起专线保密电话，迟疑了一下，才说：“国防部……”

越南国防部。

在温希荣将军的办公桌上，赫然摆着一份特工队送来的报告：1月21日，我方派往约哈古森林去的侦察分队，入境